





宋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灾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父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爲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  
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或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  
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  
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  
三年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  
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縣燭此輕  
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  
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  
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

晉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  
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於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  
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  
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  
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  
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  
木燐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  
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  
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遣  
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荅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  
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民之謠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議之曰先主諱備其訓  
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  
帝之祥也蜀果以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  
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  
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

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  
非己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  
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  
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  
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唯功赫天  
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  
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  
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  
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

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僕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副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

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  
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亾此之謂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過戶有聲如人歎咤者  
玘亾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噭人卽  
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  
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  
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  
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益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  
入京邑民忽訛言益州人大食人家小兒有親見其蒸羹滿釜餕  
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錄

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  
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  
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  
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此二事于寶云未之能論

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  
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  
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  
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  
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貲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  
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  
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  
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

五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眾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儻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鬟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恆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

下自此以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太元中立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識云代晉者楚其在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小字也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封晉主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

不從之妖也厥咎僭

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尙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儼人主矣崇旣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恆陽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邵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烟四際眾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亾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灾庶位踰節茲

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雪是春諸葛亮  
寇天水晉宣王距卻之亢陽動眾又是時三隅分據眾出多過時  
也春秋說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  
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  
先由己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晉文王圍諸葛  
誕眾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年城  
陷乃大雨咸以爲天凶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欽以淮南眾數萬  
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

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眾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民動眾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皓出華里大司馬望帥眾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涼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沒

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畱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憲魯芝李肩等並在散職近欲德不  
用之謂也

泰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去九月  
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楊肇等眾八萬救迎闡十二  
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吳亢陽動眾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苟勣馮紈偕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鄒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離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